

国产 AI 大模型赋能 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的机制与路径

——以 DeepSeek 为例

汪 润 靖 鸣

[摘要]论文以 DeepSeek 为例,探讨国产 AI 大模型赋能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认为,在技术革命、行业转型及国家战略的多重驱动下,主流媒体亟需以 AI 技术重构内容生产体系。DeepSeek 凭借中文语义深度理解、开源低成本部署等优势,对传媒业具备高度技术适配性。基于技术嵌入理论的“表象性—执行性—物质性”三维分析框架,揭示 DeepSeek 通过组织渗透、技术实践与经验积淀、新型劳动者培养等环节,系统性嵌入媒体核心流程,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全面升级,从而激活新质生产力。研究提出提升技术渗透性、推动系统性技术实践、培育人机协同型人才等路径,为主流媒体数智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DeepSeek; 新质生产力; 主流媒体; 技术嵌入

中图分类号:G210.7;TP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5)10—0144—10

作者简介:汪润,安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媒介发展与危机管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传播学、新闻史。安徽 安庆 246133 靖鸣,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传播学、新媒体。江苏 南京 210097

2023 年 12 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1]。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而自 ChatGPT 在世界范围内火爆以来,基于大模型技术的生成式 AI 无疑成为“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典型代表。生成式 AI 对各行业的赋能成为热门话题,新闻业也不例外。诸多媒体主动拥抱 AI 技术,探索与实践其对行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

近年来学术界也对传媒新质生产力和生成式 AI 技术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与探索。在生成式 AI 对传媒业的赋能方面,有研究者认为生成式 AI 催生了一种“后新闻”生产模式,其特征体现为终结文牍主义、去中心化的新闻生产、新闻风格多元化以及高效率的新闻生产。^[2]与此类似的观点认为,生成式 AI 对内容产业的赋能体现在“替代”与“增强”两个方面,它开启了人机协作的新可能,也孕育着强劲的创新驱动力。^[3]上述的赋能重构了新闻内容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对传播生态的迭代

升级、人机间新闻生产关系的重塑产生了影响。^[4]有研究者将生成式 AI 视为智媒时代的基础设施,并以 ChatGPT 为例分析生成式 AI 对新闻生产流程的重塑。^[5]还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本身作为一项新质生产力,讨论其对新闻行业发展的赋能,认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虚拟现实等其他新质生产力相协同,推动新闻业的智能化转型。^[6]已有研究多关注生成式 AI 在新闻的采集、生产、分发、核查等过程中的多样化实践样态。

关于传媒业新质生产力的议题,现有研究大体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研究传媒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例如有研究者从技术赋能和功能拓展两个维度分析解读传媒新质生产力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社会行动作用。^[7]也有研究者将新质生产力在传播学语境中延伸为“新质传播力”,以此勾勒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图景。^[8]二是研究传媒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生产力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新质生产力强调在技术创新的引领下“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9]研究者对传

媒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的研究也多强调生产要素和技术创新。例如,有研究者从行业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传媒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机制,认为人工智能推动重组了传媒业的创新链、要素链和产业链。^[10]也有研究者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讨论主流媒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认为发展传媒新质生产力要转化与应用技术创新成果,优化新闻生产流程,探索发展围绕产品的技术体系,进而建立开放的新闻生产模式。^[11]

上述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其中关于生成式 AI 对媒体赋能的讨论尚有一些不足。

首先,部分研究对技术主体的讨论偏于泛化,将生成式 AI 视为一个笼统抽象的技术范畴或商业产品形态进行讨论,缺乏对具体技术实现路径,尤其是具有高度本土适配性与开源特性的国产化模型进行深入剖析与技术解构。生成式 AI 并非一个单一实体,它代表着一种依托于海量数据与复杂算法模型(如 Transformer 架构)驱动,能够自主生成文本、图像、音频、视频乃至代码等多模态内容的新兴技术范式。典型代表如基于 GPT 系列模型的 ChatGPT 产品。然而,国际先进的 AI 大模型在数据合规、政策环境及文化语境上与国内产品存在差异,国内媒体对其的直接应用存在诸多现实障碍。相比之下,DeepSeek 作为新兴的中国本土开源大模型,凭借其高性能和易用性,为媒体机构提供了一个更具技术自主性和生态开放性的选择。因此,结合我国主流媒体亟需深度融合智能技术以驱动转型升级的现实迫切性,以及国产生成式 AI 的技术可供性,将 DeepSeek 这一兼具本土性、先进性与开源属性的代表性模型纳入系统研究的视野,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其次,部分研究对 AI 的技术定位存在认知偏差,倾向于将 AI 大模型理解为作用于媒体运作外围的通用工具或效率插件。尽管有研究者关注到“技术深度嵌入传播链条已代替从前的‘工具性’使用”^[12],但对其能够以“技术基座”身份深度嵌入媒体核心业务流程并进行系统性改造的核心价值缺乏深入分析。本研究关注的 DeepSeek,其本质是以 DeepSeek-LLM 为代表的先进大语言模型技术体系。正是此类高性能、可定制、持续演进的大语言模型,构成了赋能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

的关键技术基座与核心驱动引擎。这种基座效应不仅体现在技术执行层面,更涉及媒体组织的知识管理范式、内容生产逻辑乃至行业的系统性变革,其研究深度需远超工具层面的功能使用与评估。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技术基础设施的角度出发,探讨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国产 AI 大模型如何赋能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将 DeepSeek 作为典型代表,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 DeepSeek 已产生全球性影响,《金融时报》等多家海外权威媒体对 DeepSeek 的成功表示了肯定,将其视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增强的一个缩影^[13];二是 DeepSeek 在行业内引领了发展方向的创新,开创性地开辟了一条以算法架构创新驱动高效智能跃升的全新发展道路,为全球 AI 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中国方案”;三是 DeepSeek 的创新不仅局限于技术研发,还包括商业模式上的探索,它通过将核心模型以极为宽松的 MIT 协议全面开源,并辅以极具颠覆性的低价 API 策略,大大降低了全球 AI 创新的门槛。基于此,本文将 DeepSeek 作为国产 AI 大模型的典型代表,讨论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DeepSeek 对激活主流媒体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适配性、激活的机制以及实践路径。

一、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传媒行业的生态格局。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国产 AI 大模型,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内容生成效率和智能交互功能,为主流媒体新质生产力的激活提供了关键支撑。而探讨主流媒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不仅关乎其自身生存与竞争力,更是国家舆论引导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构建的战略需求。这一必要性可从技术革命驱动、行业生态重塑、国家战略要求三个维度展开论述。

(一) 技术革命是倒逼媒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驱动力和内在要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特征是以人工智能为引擎的数智化转型。生成式大模型技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多模态内容生成和知识图谱构建,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媒体的生产模式。例如,DeepSeek 在经济、法律、教育等垂直领域的知识能力非常有助于解决专业报道的准确性问题。这种技术

跃迁使得“人机协同”成为可能,如记者可借助AI完成数据挖掘与初稿生成,转而聚焦深度调查与观点提炼,实现从“信息搬运工”向“价值创造者”的转型。若不主动拥抱此类技术,主流媒体将难以应对自媒体和平台媒体以算法驱动的海量信息流,在内容生产的速度与规模上失去优势,更为甚者,可能沦为互联网平台海量信息的内容供应商之一,失去媒体的独立性,进而也必然影响媒体社会责任的履行。

从另一个角度看,技术变革也在重新定义媒体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记者编辑)、劳动资料(采编系统)和劳动对象(新闻素材)在AI的赋能下呈现全新形态。例如AI技术催生了“数字劳动者”(虚拟主播)、“智能生产资料”(AIGC工具)和“数据劳动对象”(多模态新闻素材数据库)。这种由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要求媒体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进行适应与调整,从而带动工作效率的提升,并优化自身的工作体系。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来看,单一的创新技术并不直接等同于新质生产力,由关键技术引发要素变革,技术融入行业的工作流程进而再塑其工作体系,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义。^[14]

(二) 新质生产力是媒体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行业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传媒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实现内容价值与传播效率的有机统一。传统媒体时代,内容生产主要依靠专业采编团队的经验判断和人工操作,这种模式虽然保证了内容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但在时效性、个性化和传播效率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一方面,信息爆炸导致用户注意力碎片化,内容供给与需求匹配的精准度成为媒体之间、媒体与平台之间竞争的关键点;另一方面,新兴技术催生的传播形态不断涌现,对主流媒体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下,仅依靠传统的生产力要素难以支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激活新质生产力来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质的飞跃。

国际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也对主流媒体的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全球信息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跨文化传播能力已经成为衡量媒体竞

争力的重要指标。传统的人工翻译和本地化运营模式不仅成本高昂,而且难以满足即时传播的需求,这对内容生产的效率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主流媒体必须将激活新质生产力作为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支点。通过高新技术的引入驱动内容生产、传播渠道、文化适配和效果评估等环节的全流程优化,构建智能化的国际传播体系,实现从内容创作到分发的系统性升级。

(三) 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是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支撑、服务国家战略的制度安排

主流媒体承担着引导舆论、凝聚共识的职能,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既是自身发展需要,也是国家战略安排,通过媒体的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整体战略,提升我国在全球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就提升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而言,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国际舆论竞争、提升国家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在全球化传播时代,国际舆论场已经成为国家间博弈的重要战场。西方主流媒体长期主导全球舆论议程设置,借助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和话语优势,塑造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国际舆论环境。面对这一现实,我国主流媒体必须通过激活新质生产力,提升内容生产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传播影响力,以更具竞争力的方式参与全球舆论博弈。只有通过这种深层次的转型,我国主流媒体才能创新话语体系、优化传播策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认同的传播内容,在全球舆论场中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体系。

就服务国家战略而言,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离不开高效、权威、可信的信息传播系统。主流媒体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其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效能。借由发展新质生产力,主流媒体不仅能够实现技术层面的革新,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深度应用,也能够进行组织结构、内容生产流程、传播渠道和用户互动机制的系统性重构。基于这种转型,主流媒体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社会舆论动态,更加高效地传播政策信息,更加有力地引导公众舆论,从而

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DeepSeek 赋能主流媒体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适配性

主流媒体对新质生产力的激活需要对媒体基础设施进行重构,突出表现在对契合媒体工作体系的 AI 技术的引入与拓展上,而此前传统媒体面临着发展 AI 所需人力、物力成本和技术体系的困境。就成本而言,训练自有 AI 技术,不仅需要专门的人才队伍,更需要大量的算力和专业数据,这对传统媒体而言是无法承担的成本负担。就技术体系的封闭性而言,无论是国外的 ChatGPT 还是国内一些平台或科技公司的 AI 技术产品,传统媒体虽然可以使用它们,但无法对技术进行适应性改造,所产生的数据资源也一般归平台或技术公司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容易被固定为内容生产者的角色,无法进行自身的数智化改造。

一项技术创新能够有助于特定行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前提条件就是该技术与行业之间具有适配性。DeepSeek 对主流媒体新质生产力的激活,也建基于这种适配性。而对这种适配性的分析,又需要厘清主流媒体在工作实践中对 AI 技术的具体需求。

笔者以为,这些需求包含如下方面:一是新闻业涉及社会百态,关联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交通等等领域,适用于新闻业的 AI 应当不仅有着这些领域的通用知识,更应有着深度的增强性的知识积累;二是新闻业需要实地采访与取材, AI 技术的部署应当便利化甚至随身化,新闻从业者可以随时调用,有着较强的便携性与易用性;三是为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新闻产品天然地具有多模态性,由此需要 AI 技术能够进行多模态的内容输出;四是新闻具有时效性,要求 AI 技术能够进行场景性的适配。

DeepSeek 作为国产 AI 大模型的代表,其在传媒业的技术适配性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既源于其技术架构的创新性,也体现在对传媒行业特殊需求的精准把握上。具体而言,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DeepSeek 在中文语义理解方面的优势使其在传媒业的应用中表现出色。中文作为一种高语境语言,其语义理解不仅依赖于词汇和语法,还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密切相关。DeepSeek 通

过以下三种方式优化中文语义理解能力:一是建立且持续扩充大规模多样化的中文语料库,从经典文献到地域方言,从政治、经济、军事到医疗、教育、文学,皆被纳入 DeepSeek 的学习范围;二是采用先进的智能分词技术,通过上下文理解和智能分词帮助模型理解语料的具体含义,由此 DeepSeek 能够理解成语和歇后语背后的历史文化含义^[15];三是采用融合架构,将知识图谱融入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过程,提升 DeepSeek 对知识的语义理解和生成的准确性。

这种深度的语义理解能力使 DeepSeek 在新闻写作、内容编辑等环节中能够生成更加自然、流畅的中文文本,避免了其他大模型在中文处理中常见的语义偏差或文化误读问题。例如,国外大模型如 OpenAI 的 GPT 系列虽然在英语语境下表现优异,但在中文处理上往往缺乏对文化背景的深入理解,导致生成内容的质量不佳和准确性不足。此外,高语义理解能力也有助于大模型多模态处理能力的发挥。例如,在新闻视频制作中,DeepSeek 可以根据文字脚本自动生成对应的画面和配音,实现从文字到视频的自动化生产。这种能力在浙江卫视的“智媒果”平台中得到了充分应用,该平台通过接入 DeepSeek,显著提升了节目素材的处理效率和用户互动响应速度。^[16]

其次,DeepSeek 的开源策略和低部署成本使其在传媒业的生态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传媒行业的技术应用往往需要与现有的工作流程和系统深度融合,这对模型的开放性和可定制性提出了较高要求。DeepSeek 通过开源策略,将其模型参数和训练框架向公众开放,允许开发者根据具体需求进行二次开发和定制。例如,新华网与当虹科技共同开发了“DeepSeek+BlackEye 跨模态算力一体机”,该设备能够覆盖传媒内容创作中从文稿生成到视频剪辑的多种场景,“已经在多家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运营商视频中得到实际应用”^[17]。

除了开源策略,DeepSeek 还具有低部署成本的优势。DeepSeek 本身的训练成本就低于 GPT 系列,DeepSeek 模型还可以进一步轻量化为参数规模更小的衍生模型。这种技术特性使得 DeepSeek 在高性能服务器和普通消费级电子产品中均能得到部署,有效节约了媒体的硬件投入成本。

这种成本优势打破了 AI 技术应用的经济门槛,使得从中央级媒体到县级融媒体都能以合理投入实现智能化升级。随着模型压缩技术和边缘计算的发展,DeepSeek 在成本优化方面还有望实现新的突破,进一步推动 AI 技术在传媒行业的普惠化应用。

这种开源和端侧部署的生态不仅降低了传媒机构的技术门槛,还促进了行业内的协作创新。相比之下,国外大模型如 GPT 系列长期保持闭源状态,限制了其在传媒业的深度整合;而国内其他大模型往往在开放程度和社区支持上不如 DeepSeek 彻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媒体对模型的部署与适配。DeepSeek 的开源策略通过技术民主化,为传媒业构建了一个更加开放、协作的技术生态。

DeepSeek 的上述特性,使其在传媒业的技术适配性上展现出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不仅源于技术创新,也体现了其对传媒行业特殊需求的深刻理解。随着 AI 技术在传媒业的深入应用,DeepSeek 有望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和生态建设,进一步推动传媒业的智能化转型,赋能主流媒体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三、DeepSeek 赋能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的机制

从当前关于 AI 大模型对媒体赋能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AI 大模型遵循“替代基础劳动—增强创意生产—重构分发逻辑—推动系统转型”的路径赋能传媒业。而关于 AI 大模型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多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些生产力要素的角度进行探讨。这些研究无疑扩展了研究者的思路,但我们也看到,这些思路的背后,AI 大模型是作为一种工具在被使用。事实上,从国家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战略看,单一的高新技术是对新质生产力的引领,而不能将其视为新质生产力的全部。因此,需要以技术为基座,讨论技术对组织的嵌入,对组织内已有的新质生产力的激活。对此,有必要在这里引入“技术嵌入”理论。

“嵌入”一般指一个事物或系统介入另一事物或系统之中的现象。“嵌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较多地被经济学尤其是社会经济学者所关注。典型的研究者包括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马克

· 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等人。波兰尼首先提出了“嵌入”(Embeddedness)的概念,将其用于经济行为的分析。^[18]格兰诺维特对此进行了扩展,认为“个人或企业的经济行为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嵌入“个人或企业的经济行为”。^[19]此后随着其他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嵌入”理论得到扩展,形成了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制度嵌入等不同的分析框架。^[20]技术嵌入理论由奥尔加·沃尔科夫(Olga Volkoff)等学者于 2007 年提出。他们在《技术嵌入与组织变革》一文中具体研究了美国企业 ACRO 公司将 SAP R/3 软件套件嵌入自身组织体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技术的 SAP R/3 软件套件从流程、角色与数据 3 个方面结构性地嵌入 ACRO 公司系统之中,使得 ACRO 的组织结构从松散耦合转向高度整合。^[21]

当然,上述关于“嵌入”的研究多针对经济行为展开,不能直接用于对我国媒体的分析。笔者始终对这一点保持着警醒。但奥尔加等人的研究为我们分析 DeepSeek 对主流媒体的嵌入以及新质生产力的激活带来了思路上的启发。

第一,奥尔加等人揭示出技术是能够对组织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存在物,它通过作用于组织的物质、行为、数据和角色等要素而推动组织变革。^[22]第二,奥尔加等人给出了一个技术嵌入性驱动组织的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中,组织被分解为表象性(Ostensive)、执行性(Performative)和物质性(Material)三个相互作用的维度。其中,表象性维度指组织成员对工作流程、角色规范或数据定义的抽象认知与理想化表达,表现为组织规程的书面说明或管理层的战略意图,例如基于新技术的采购流程应该是怎样的;执行性维度体现为具体情境中人员对组织要素的实际操作,它会强烈地依赖实践情境,例如员工如何执行采购;物质性维度则指技术将组织元素(流程、角色、数据等)固化在组织系统之中,例如采购审批被作为一个模块固定在公司系统之中。这三个维度之间的互动既展现出技术嵌入组织的过程,也构成了组织变革的根本动力。^[23]例如,公司从战略层面决定引入某种技术,技术人员/团队将公司的这种战略(表象性)转化为操作标准(物质性);公司员工在操作使用技术时,就受制于物质性的操作限制,但同时

又不断通过实践操作(执行性)反馈调整对技术的表象性理解。如此持续,最终就导向公司内部工作体系或结构的改变。上述这一过程也可以概括为“结构化条件、社会互动、再生产”三个阶段的持续往复。^[22]

上述技术嵌入理论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本研究有所启示。其一,技术嵌入理论的分析框架清晰地展现了技术嵌入组织之中、引发组织内部体系或结构变革的过程。这为我们讨论 DeepSeek 作为一项技术嵌入主流媒体的过程提供了分析框架。其二,在技术嵌入理论视域下,技术并不被视为一种工具,而是强调技术嵌入组织过程中会带来流程、标准、经验等物质性沉淀。这种认知从源头上避免了技术自身缺陷对组织的影响。例如,

在现有关于 AI 大模型赋能媒体的研究中,一个典型议题是讨论对 AI 局限性的规避。有研究者提出注意生成式 AI 具有共情力不足^[23],可能产生“幻觉”,算法缺乏透明度带来隐性偏见与歧视等伦理问题。^[24]而在技术嵌入理论视域下,国产 AI 大模型的技术优势会在组织成员的能动性实践中被沉淀,技术局限性则在组织内的互动中被规避。其三,技术嵌入理论关于组织的表象性、物质性、执行性及其三者间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也为分析国产 AI 大模型赋能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提供了借鉴。由此我们可以梳理出技术嵌入理论视域下 AI 大模型(以 DeepSeek 为例)赋能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的机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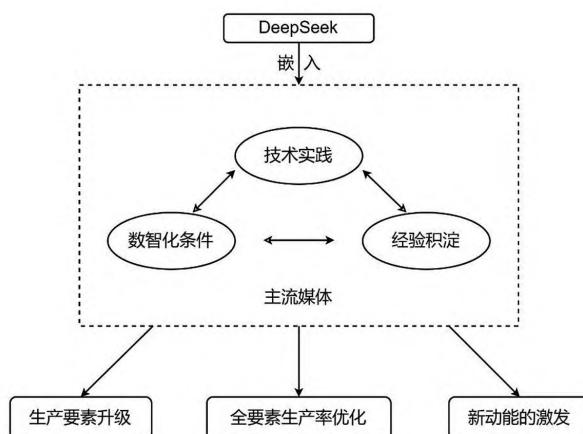


图 1 DeepSeek 激活主流媒体新质生产力机制图

由上述机制图可知,DeepSeek 的嵌入在最初体现为主流媒体对这一新兴技术的引入,并为这一技术的使用提供算力、设备、制度、技术人员等数智化条件(表象性维度)。在此基础上,媒体员工在工作的各环节开展基于 DeepSeek 的工作实践(执行性维度),进而有相关经验的积淀(物质性维度),这种积淀又反过来影响与调节数智化条件与技术实践。这三者的互动构成了 DeepSeek 嵌入主流媒体发挥效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带动了主流媒体原生产要素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激发媒体员工的创造性,进而创生新的工作体系,使得主流媒体产生新动能,由此激活媒体新质生产力。

四、技术内嵌下主流媒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推进路径

有研究者认为,AI 的快速应用,能够推动劳动

者的技提升,提高劳动资料的利用效率,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通过生产力要素的组合优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25]这种分析是一种中观层面的逻辑展开,尚缺乏对具体行业、组织的实际情形的关联与印证。以新闻业为例,新闻业固然对新技术反应敏感,建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但信息技术的发展并不直接等同于新闻业的发展。新闻业是基于技术的技艺,新闻业的发展强调新闻职业技能的提升。

“嵌入”视角下 DeepSeek 赋能主流媒体新质生产力的激活,其逻辑前提在于 DeepSeek 既作为基础工具也作为思维方式、流程要素等物质性维度嵌入主流媒体的组织体系之中。换言之,外在的物的技术应当转化为组织整体以及组织中的个体的能动性实践,在能动性实践中积淀关于技术及其使用的理解,这种理解被固定入整个工作体

系之中,从而进一步优化实践。

基于上文中的逻辑机制,DeepSeek 有效赋能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提升技术在组织中的渗透性

这一路径对应于图 1 中的数智化条件。DeepSeek 赋能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之一是提升其在组织内部的渗透性,这种渗透性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应用,还反映在组织认知、资源配置、人才储备和制度创新等多个维度。DeepSeek 只有深度融入媒体生产的各个环节,才能推动媒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组织认知层面的渗透是 DeepSeek 技术应用嵌入组织的首要前提。主流媒体作为传统的信息传播机构,其组织文化和工作模式往往具有相当的惯性,对新技术的接受和适应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层的战略认知尤为重要。只有当媒体机构的高层管理者充分认识到 AI 技术对传媒行业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并将其纳入组织发展的战略规划,DeepSeek 等技术的应用才能获得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

算力等基础设施是 DeepSeek 技术渗透的物质基础。不同于简单的软件应用,大语言模型的运行需要相应的计算资源支持。主流媒体需要根据自身业务规模和需求,构建适配的算力基础设施。这既包括硬件层面的投入,如 GPU 服务器的配置、云计算资源的采购等,也包括软件层面的环境搭建,如模型部署工具、API 接口开发等。值得注意的是,算力准备并非一味追求高性能,而是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进行合理规划。例如,一些区域性媒体可能更适合采用混合云架构,将核心业务部署在本地服务器,同时弹性使用公有云资源应对峰值需求;而大型传媒集团则可能需要建设专属的 AI 计算平台,为全集团提供统一的算力支持。这种因地制宜的基础设施建设策略,能够有效平衡投入产出比,为 DeepSeek 技术的深度渗透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

技术人才储备是确保 DeepSeek 渗透性的关键因素。AI 技术的应用不是简单的“即插即用”,而是需要专业人才进行持续的维护、优化和迭代。主流媒体需要建立相应的技术团队,确保 DeepSeek 技术真正契合媒体的实际需求。在实践中,一些媒体机构已经开始着手培养 AI 技术与应用

人才。例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设立了 AIGC 创业培训基地,系统培养内部员工的 AI 技术能力,2025 年 4 月 17 日即举办了 AI 应用素养高级研修班。^[26]

工作制度的创新也是 DeepSeek 技术渗透的保障要素。传统的媒体生产流程和管理制度往往是为人工操作设计的,当引入 AI 技术后,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和创新。这包括重构内容生产流程,将 DeepSeek 的应用节点标准化;建立人机协作的工作规范,明确 AI 生成内容的审核机制;制定数据管理制度,确保训练数据的质量和安全;完善绩效考核体系,激励员工积极使用新技术等。制度创新的核心是要在保持媒体专业标准的前提下,充分发挥 AI 技术的效率优势。

DeepSeek 在主流媒体中的渗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认知转变、资源配置、人才培养、制度设计等多方面协同推进。只有构建这样一个完整的渗透体系,才能使 AI 技术真正成为激活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推动主流媒体实现深层次的转型升级。

(二) 推动新闻工作者的技术实践

这一路径对应于图 1 中的技术实践与经验积淀。DeepSeek 火爆之后,一些技术敏感的主流媒体率先对其引入与开发,但仍有不少传统媒体滞后于技术发展的时代浪潮。此外,不少新闻从业者也仅仅从辅助工具的角度看待 DeepSeek 等 AI 技术,对 DeepSeek 的技术实践局限于个体化、碎片化的状态。这种离散的技术探索不仅难以释放人工智能的变革潜力,也暴露了部分传统媒体组织在面对技术革命时的结构惰性。系统性推动新闻工作者将 DeepSeek 等 AI 技术深度融入业务流程,开展高质量的技术实践,成为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突破口。

推动新闻工作者进行 DeepSeek 技术实践的第一个着力点是构建系统性的技术实践框架。具体而言,在工作范畴层面,技术应用应从辅助性环节向核心性业务渗透,将 DeepSeek 的应用场景由内容生成扩展到传播效果预测、用户需求洞察、政策文本解读等战略性领域。这种技术实践的渗透可以采用进阶的策略。例如,首先是基础替代,通过 DeepSeek 完成数据处理、初稿撰写等机械性工作;其次是智能增强,利用模型的知识图谱构建选

题矩阵,基于用户兴趣预测策划报道方案;最后是创新引领,开发人机协同的深度报道模式,如结合现场采访与AI模拟的沉浸式新闻等。

在组织结构层面,需要打破部门壁垒与专业区隔,组建跨职能的智能协作团队。设立这一团队的作用是增强组织内技术实践的协同性。协同性强调组织内通过不同要素间的衔接配合,降低摩擦成本,提高运行效率。^[27]媒体内部的职能协作团队可由专门的技术团队或原有相关管理部室承担,目标是收集组织内技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此增强技术实践的协同性,提升AI大模型技术赋能的效率。

推动新闻工作者进行DeepSeek技术实践的第二个着力点在于重视对数据生产要素的转化与积淀。数据是一种重要、新型的生产要素。^[28]有的主流媒体在用户数据分析、深度报道策划等核心业务环节中,人为割裂了数据要素与智力劳动的有机联系,使新闻生产陷入数智化转型的表层化困境。^[29]这种技术应用现状与DeepSeek实际具备的多模态理解、知识关联与创造性推理等能力形成鲜明错位。事实上,AI大模型对传媒业的影响绝非简单的工作效率提升,还应是打通数据与知识间转化通道,重构媒体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

新闻工作从内容生产到分发中产生的数据要素众多,此前传统互联网平台构建了数据垄断体系,导致媒体在用户画像、内容分发等关键环节丧失主动权。而DeepSeek的开源属性为媒体掌控数据主权提供了技术保障。在众多的数据要素中,媒体工作者的经验数据此前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它恰是最能体现媒体工作者技术实践价值的一个方面。具体而言,新闻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积累的隐性知识——如采访技巧、选题判断、叙事方法等——是媒体机构宝贵的知识资产。DeepSeek有助于将这些知识显性化与数据化。以采访手记为例,传统上这些记录多以非结构化的文本形式存在,难以被系统性地分析和利用。通过DeepSeek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可以将记者的采访笔记、报道心得等转化为结构化数据,提取关键洞察和方法要点,构建媒体专属的“新闻智库”。这种转化不仅有助于保存组织知识,更重要的是能为后续的AI模型优化提供高质量的行业特定训练数据。当记者的采访手记、编辑的修改批注、

用户的互动反馈等零散数据,经过系统化收集、标准化整理与深度挖掘后,便可突破个体经验的时空局限,转化为驱动媒体创新的战略资源。这体现了技术实践中经验的积淀。

(三) 着力于新型劳动者的培养

这一路径回归于AI时代“人机关系以人为中心”的观念。生产力的本质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而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主体性和能动性则是这种结合能否高效运转的关键。尽管AI能够极大提升新闻内容生产与分发的效率和规模,但其本质仍是人类智慧的延伸和工具化呈现。因此,主流媒体新质生产力的激活,必须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之上,通过系统性提升劳动者的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价值观引领能力,从“人”的角度赋能主流媒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而言,这种新型媒体工作者的培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媒体工作者能力结构的转型。在传统媒体时代,记者、编辑的核心能力主要集中于新闻敏感度、文字表达和选题策划等方面;而在DeepSeek赋能的媒体环境中,劳动者需要新增技术理解力、人机协作能力和数据思维等多维素养。这种能力结构的转型并非简单的技能叠加,而是认知方式和专业逻辑的根本性变革。以深度报道为例,记者不仅需要保持对事实的挖掘能力和对真相的追问精神,还需掌握如何运用AI工具进行数据挖掘、信息验证和趋势预测的方法。这种复合型能力的培养,要求媒体机构重构人才发展体系,建立持续学习机制,使劳动者能够在技术迭代中保持主体性。值得注意的是,技术素养的提升不应以牺牲专业主义为代价,而是要通过技术赋能放大人判断力和创造力。

其次,重视媒体工作者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培养。AI时代媒体工作者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对生产工具的控制权上,更体现在对技术应用的价值引领和伦理把控上。以舆论引导为例,AI能够分析舆情数据、预测传播路径,但对舆论背后的社会心态、文化传统和集体记忆的解读,仍需依靠媒体工作者的专业判断和社会洞察。因此,主流媒体在推进技术赋能的同时,必须更加重视培养劳动者的批判性思维、跨文化理解力和公共责任感,这些素养将成为人区别于机器的核心竞争力。在实

践中,这意味着媒体机构需要调整考核机制,不仅要评估劳动者的技术应用水平,更要关注其价值判断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

与被动适应技术不同,能动性体现为主动探索技术应用的创新可能性。媒体机构需要营造鼓励能动性发挥的文化环境,建立容错机制,并提供创新资源支持。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将技术实践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成就感相连接,使其感受到AI是扩展专业能力而非威胁职业价值的抓手。当记者能够借助技术实现过去难以完成的深度报道或创新表达时,其职业认同和创造热情也会得到提升。

最后,新型媒体工作者的发展需要政策支持和生态共建,具体而言,需要教育体系、产业政策和创新生态的协同推进。在教育培训方面,需改革新闻传播学科体系,强化跨学科培养,使学生既掌握新闻专业核心能力,又具备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在职业发展方面,需建立持续的专业发展体系,为在职媒体人提供技术培训和思维升级的机会。在产业政策方面,需鼓励媒体与科技企业的深度合作,共同探索人机协同的最佳实践。在社会认知方面,需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使其能够理解和评价AI的内容生成,这反过来也会促使媒体劳动者更加重视自身的专业价值。这种多方共建的生态系统,能够为媒体工作者的能力升级和价值实现创造有利条件,最终也有助于推动整个行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五、结语与思考

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该文件提出要将人工智能深入嵌入科学技术、产业发展等广大领域,突显出人工智能在社会发展和运转中发挥技术基础设施的作用。^[30]传媒业自然也会受益于此。回到本文的论题,面对人工智能技术重构传媒生态的挑战,主流媒体需要激活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从技术适配性、组织嵌入机制和推进路径三个维度展开探讨,揭示了DeepSeek作为开源AI大模型在主流媒体激活新质生产力中的赋能机制与作用。总体来看,以DeepSeek为代表的AI大模型技术为主流媒体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契机,有助于主流媒体更好地履行舆论引导、价值传播和社会服务的使命。本文的研究为AI技术

与传媒业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其他行业的智能化转型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当前主流媒体面临“超级互联网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导致传统媒体渠道边缘化”以及“智能传播技术快速迭代中主流媒体技术应用的被动性”两大挑战,需从组织架构、生产传播、平台建设、技术应用以及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变革。^[31]这些改革路径皆需要以主流媒体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支撑。未来,随着AI技术的持续迭代和行业应用的深化,主流媒体还需进一步探索技术与内容的深度融合路径。学界也应深入研究和实践生成式AI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创新应用模式,挖掘其在内容创作、传播策略优化、用户体验提升等方面的潜在价值,为主流媒体的数智化转型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持。

总之,在AI大模型赋能下,主流媒体正站在数智化转型的新起点上。通过激活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主流媒体不仅能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还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2-13(01).
- [2]陈龙.“后新闻”生产模式:生成式AI对新闻传播业的再格式化[J].传媒观察,2023(3).
- [3]喻国明,林昱彤,李昀玥.作为新型内容生产力的生成式AI:发展局限与未来进路[J].出版广角,2024(14).
- [4]唐铮,林子璐.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业:赋能、风险与前瞻[J].新闻与写作,2023(11).
- [5]陈昌凤,袁雨晴.智能新闻业: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基础设施[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1).
- [6]郑雷,郑立波.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新闻行业发展的逻辑与实践构想[J].现代出版,2024(8).
- [7]强月新,胡阳.技术赋能与功能拓展:传媒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阐释[J].中国编辑,2024(5).
- [8]郑恩,赵懋.新质传播力的本体论突破与认知论转型:概念内涵、理论基础与未来趋势[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
- [9]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
- [10]张勇军,李济东.价值链视域下人工智能赋能传媒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J/OL].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https://doi.org/10.19898/j.cnki.42-1704/C.20250328.03>.
- [11]韩逸伦,蔡雯.我国新型主流媒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考察

- 与辨析[J].当代传播,2024(5).
- [12]黄楚新,张熙悦.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路径探索研究[J].视听界,2025(4).
- [13]高乔.中国人工智能创新何以令海外惊叹[EB/OL].(2025-02-15)[2025-04-20].https://paper.people.com.cn/rmrbbh-wb/pc/content/202502/15/content_30056754.html.
- [14]韩逸伦,蔡雯.我国新型主流媒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考察与辨析[J].当代传播,2024(5).
- [15]蒋晓丽,张宏凡.智能传播与中国路径:DeepSeek 驱动人机共生的技术图景[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
- [16]刘婧婷.AI 赋能广电新业态:浙江卫视如何用 DeepSeek 重塑内容生产与传播[J].影视制作,2025(3).
- [17]徐曼曼,刘帅.新华网发布信创智算一体机矩阵 加速人工智能向产业深处渗透融合[EB/OL].(2025-03-22)[2025-4-20].<http://www.news.cn/digital/20250322/27ed8ec481624c81aca8941fc17e8e11/c.html>.
- [18]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J].社会学研究,2009(05).
- [19]吴义爽,汪玲.论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的互嵌性——兼评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J].社会科学战线,2010(12).
- [20]黄中伟,王宇露.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理论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12).
- [21]Olga Volkoff, Diane M. Strong, Michael B. Elmes. Technological Embeddedness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7(5).
- [22]杨冬.脱嵌与内嵌:智慧工程教学的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基于技术嵌入理论[J].高校教育管理,2024(1).
- [23]胡钰.正确面对人工智能新闻业的崛起[J].青年记者,2020(24).
- [24]张梦,陈昌凤.智媒研究综述:人工智能在新闻业中的应用及其伦理反思[J].全球传媒学刊,2021(1).
- [25]刘海军,温赞玲.深度求索 DeepSeek: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新质生产力[J].当代经济管理,2025(6).
- [26]一线实操干货满满!南方报业 AI 应用高级研修班开班[EB/OL].(2025-04-18)[2025-04-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9746053535272238&spider&for=pc>.
- [27]蔡跃洲,陈楠.新技术革命下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就业[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5).
- [2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12-20(01).
- [29]田自豪,王斌.数据生产要素驱动新闻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时代特征、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中国编辑,2024(11).
- [30]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EB/OL].(2025-08-26)[2025-08-30].http://www.scio.gov.cn/zdgz/jj/202509/t20250901_928364.html.
- [31]戴竺芯,张志安:媒体技术变革如此之快,未来十年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该怎么做? [EB/OL].(2025-04-22)[2025-04-30].<https://www.thecover.cn/news/jCaLv5QA5teH90qSdq8Jkw==>.

收稿日期 2025-08-30 责任编辑 刘立策